



鶴林玉露

人集上

15
1359
7



1359
7

克明館
文庫印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克明館藏書

余為臨川郡從事逾年考
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
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
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
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鳥木至客

人集學

月丙編遂成二十又十昔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之

黃景英曰鶴林錄未與金

成余留官朝如書刻堂身

舉昧又卦論史葉大首忽

入集傳訖



克明館藏書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八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草木

文章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克明館藏書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菹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人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河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兩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謝肉牒

卷之四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以德報怨

中興和戎

志士死飢寒

儒釋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卷圓覺

淳熙盛事

張子房

東西

誠齋夫人

東西

卷之五

讀書

蕪黃遷謫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猶犬共具

南中岩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買青櫃

犬二及

茲湖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嬾婦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三瑞

胡忠簡上書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光堯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陳詩

騎牛詩

夷齊李鄭

方寸地

繪事

除目損

縷葱絲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尤揚雅詭

韓平原

奔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山居上梁文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畢

鶴林玉露

目錄

六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方寸地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南博辨師對語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畫說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山部土果文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李姑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交前並跋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鼓不鼓入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風水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與劉德	蘇氏鶴林玉露目錄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隼示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乎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謙下土而東征三年赤鳥凡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隨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閹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闖善傾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得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
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飾鳴鼓首肯
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
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
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
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
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
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
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槩千手千眼以
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
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
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

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滙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人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飡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舟。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栲詩

杜陵病栲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士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萊金露殿，曷也。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濟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遺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切大心轉少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杏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柙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柙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
不使劉陳二忠肅愨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
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
如整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
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詩云花開猶見去年紅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
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
號狀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蘧伯玉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々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武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々信節，不為冥々愔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滯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滯行，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滯行，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者句先自多
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塵土人世事抱無據
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畫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
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
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
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墜落糞溷之中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
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
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餒盡征袍單。側立巖岫面，鐵色楚客
不言味。吹笛關山有，月無入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カホヨキヲ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ホウヲ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喚。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久之亦能稍食。屈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曰子可謂橫樹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橫樹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唐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及警食蟻蟻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埭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月而條鋌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監

於美醜以支切七道非善莠莠芥芥落落筍筍六獸麋鹿熊
 麋麋野豕野豕兔兔野者為獸六禽鴈鶉鷄雉鳩鴿五藥草
 木木蟲蟲石石穀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
 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
 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
 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
 第一手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
 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
 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碁嘗與包敏道書云
 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
 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
 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寡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々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々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筭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盖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
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似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無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切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謫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負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頗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變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變矣。而變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二益

自大舜禰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滌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
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
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
難成。迨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
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
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
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
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
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
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
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
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
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
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適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木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標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

木略七等鑄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主。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迹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錯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署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其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女效宥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
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
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
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齊
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犢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犢來處

稱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毋誣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閉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幟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鱧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及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體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下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八珍乃奇
味
飯乃正味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
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
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
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
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
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
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小珍雖美而易
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小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兩國夫人傳王章燬了木故黃天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
雖大府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
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
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滿櫛也人言籍人
迄不免責

○蕪王夫人

蕪木全錄

卷十四

韓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々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蹙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
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
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
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
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
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弟
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
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
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
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
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
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稱
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二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
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負女也殯于此十年矣
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其夕
夢一女孺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二語
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
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徃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敬嘆
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入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
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牽籠至於場
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
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
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
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真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旬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種蠶。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主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稱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隨寺無官御史。」蓋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
齋亭榭簾幘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
隨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
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
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
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隨
乃能擔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
因數明理復有二蔡西山出焉昔孔子孟教人言理
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
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繁然於天地之間
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
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蒲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十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三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
溫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
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
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
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
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
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
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
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
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

克明館藏書

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狃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克明館藏書

克明館
文庫印

海內閣林正齋卷之十一
大字書完
...

